

華藝出版社 朱春雨著

陪

樂

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系

朱春雨，39年生於遼南，滿族。58年開始文學創作。78年入伍。現為二炮創作室主任。代表作有《山魂》、《蒼桑小戶》、《在人海生》、《河海的綠蔭》等。中國作協理事、國家一級作家。



你渴望了解：血火迸濺險象環生
的戰爭風雲嗎？你憧憬堅韌而
沉重平凡而輝煌的軍旅人生
嗎？你對博大而深邃敏感
而多情的軍人的心靈世
界有興趣嗎？請傾聽
來自12位軍旅作家
心中的吟唱

ZHONG GUO DANG DAI ZHU

MING JUN ZHONG ZUO JIA JING PIN DA XI

好 邊 邊 這 邊 邊 邊

陪

樂

朱
春
雨
著

華
藝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书名：陪 乐

作者：朱春雨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化工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256 千字

印张：12.25

版次：1993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书号：7—80039—874—9/I·380

定价：8.60 元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平同志文艺思想指引下，军队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众多老中青作家以饱满的激情、新颖的手法和独特的文学样式，讴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颂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人新事，创作并推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和价值的文学佳作。为展示军旅文学的新景貌，我社将出版由王蒙、徐怀中、冯骥才主编，冯牧作序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该套丛书首批选用了12位作家的创作精品，每位作家一集，每集20万字左右，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评论等几种主要文学样式。

为促进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推出军中文学新人，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军中作家的优秀作品，希望军内外广大文学名家和爱好者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12种)即将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

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

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仅从首批12种书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

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走了很多路，到过很多地方，突然发觉自己跌进了陷阱，那是最悲哀的事。真诚，本是一团焚身的火，并不计较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投向它，炼出个铮铮有声的灵魂来。这些灵魂不会以同样手段履行自己的存在过程；作家也没必要非得用一个调子重复一首歌。文学象一条河伴随着你，它在峡谷处激昂吼叫显得可怜，它在阔野上悠闲傲慢甚至祸水横流，照应你也罢，难为你也罢，它在相当多的光景上也被困在沉重的河床里。

一九九三年五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冯 牧 (1)
作者的话	(5)
听那创造的声音	(1)
陪乐	(131)
岁月那边的眼睛	(156)
记忆深井里的小水珠	(168)
关于父亲的私生活	(178)
秋之突围	(189)
非僧	(206)
绿荫	(226)

听那创造的声音

我所要讲的，是几个平凡而又平凡的人的故事；这故事总使我想到那个古老而又艰深的哲学命题：是人创造了生活，还是生活创造了人？创造，是多么玄奥而又出于自然法则的进程啊！我真想写一首诗……

时间：1965年冬——

地点：露水滩

人物：？

白毛风和枪声

枪声！

惊心动魄的枪声！

遮天盖地的白毛风，象巨大的牛皮口袋，把大雁飞过也要歇歇翅的露水滩草原，全装了进去；看不见山岭，看不见牧场；不见了帐篷，不见了马群；狂风挟着冰雪；从西北向东南滚压，发出洪水决堤般的嚣啸，噬没了这里的琴声、歌声和马蹄声。

唯有枪声，它象一把好钢口的腰刀，刺破了白毛风的封锁，响在迷茫的空间里。

这枪声似呼喊，似召唤，似从火热的胸膛里发出的扩大了的心音。只是不知那该听见枪声的人，是否已经听到了这枪声？

一声、两声、三声……

露水滩军马场三队的老队长官布，打完了腰间两个羊皮子弹袋里的全部子弹，还没得到他要找的人的半点儿应声。

他手下的战士庞小明跑了，是前天夜里跑的；到今天这个牦牛背般漆黑的黄昏，已经整整两天两夜了。两天两夜里，他让人与一百里之外的场部、一队、二队进行电话联系，一直消息杳然。莫非一定是噩耗在等着他？

庞小明出走时，没带水壶，没带干粮，甚至连手套也丢在部队的炕铺上……这样的天气，摄氏零下三十九度的低温，一个人迷在露水滩上，即使着装精良，吃喝充足，怕也是难保平安无事的。人命关天啊！

唉——这就怪不得军马场场长巴特尔在电话里跟他扯破嗓门了；那声音象雷霆那样响，象雪崩那样骇人，象乌云那样阴沉。这是他们之间很少发生的情形。他撂下汇报的电话，一声不吭，背上陪伴他四十多年的一杆牧用打狼老枪，骑上他这匹灵魂般珍贵的雪蹄银骝马，便领着人满世界地寻找庞小明了。可怜的官布，他不为自己辩解，就是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他也不想对巴特尔场长倾吐半个字。为什么？第一，他明白巴特尔这时听不进他的话；第二，他不愿顶撞巴特尔场长，或者说，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冲撞巴特尔的言语，他发过誓的；就是这样，他还对巴特尔抱愧，总象欠着一笔偿不清的债。他恨不得巴特尔此刻来捅自己一刀子，身子才会觉得轻松。况且，庞小明的出走，也的确和他官布有关系，不

管是有意还是失手，他总是打了庞小明一马鞭，而且打得那样狠，当时他就看见，庞小明脸颊上起了一道紫棱子；他扑了前去，心在抖缩着，庞小明却操开了他……

现在，子弹打光了，马也跑出了汗。可庞小明这孩子在哪儿呢？他揉揉被冻结的眼毛，融化了的冰霜水浸到皱纹里，流到腮帮，流进袄领，冷得他打了个寒战。他四下里探看，人影儿是没有的，倒是在朦朦胧胧的灰白色的混沌中，望得见黛色的山脊。依据路程和方位判断，他们是来到了灵光海边，浮屠岭下了。前边是一片开阔而又泛着微光的，可不就是冰封了的海子嘛，那绰约可见的两道石壁，就该是浮屠岭山口了。这里，从前和现在都是沟通露水滩东西两片大草场的要冲。官布已经有几十年没到这个地方了；他忌讳到这个地方来。他去军马场场部时，宁愿去走又远又坎坷的北道，而不走这条通顺的南道。这里自然有个缘故。可是今天，却不得不过来。

倏忽之间，官布象泥塑木雕般地征在雪蹄银骏马上，他忘记了他要找的庞小明，忘记了早已逝去了的时光，忘记了自己是五十开外的人了，竟然看见了二十多年前的情景：呀，也是在这样的白毛风逞狂的季节里，被寺院派出扼守浮屠山口的牧马的小喇嘛，不正是自己吗？（能过下去日子的人家，是不会把自己的孩子舍到寺院里当下等喇嘛的。）他那颗虔忠佛祖的幼稚的心，被寺院的总法台^①唆使着：他那端枪的两只皴裂的手，又被中邪的心驱动着。就是现在手里这杆枪的枪口，对准了解放军的骑兵连长巴特尔，在巴特尔的前胸穿了

① 总法台——即寺主。

一个窟窿，射进一颗可以夺命的弹头。因为活佛说，外来人是草原的灾星。可怜的官布，却因为浮屠岭山口的失守，被吊在护法神殿外的一棵挂满香客祭物的老柏树上，头朝下，脚朝上，象一个未装满羊毛的褡裢，飘来荡去；酥油灯点到三铜碗时，天也象今天这样冷，黄昏也象今天这样暗，酷寒和饥饿把他的灵魂引入了魔鬼的王国里了，何况还有毒打之后倒悬的惨刑折磨？他宁肯死过去，滋味还好受些；怕的是醒来，还要忍受精神与皮肉的痛苦……但是，他毕竟会有醒来的时候，因为他的心还在跳，这是他自己也觉得出的。恍惚听见了枪声，他试着睁开眼，用全身力量掀开几乎冻结的眼皮，他看见了什么？他躺在一个英俊的骑兵的身边，还有一个花一样的女兵在为他的伤口敷药——那身边躺着的受伤的骑兵，便是他在浮屠岭山口打中的巴特尔。天哪，怎么也想不到，后来他官布和巴特尔一块儿创办军马场。而那个给他上过药的花一样的姑娘，后来竟成了巴特尔的妻子，她叫方兰，现在是露水滩军马场医院院长。那么，今天，当巴特尔场长在阴天时抚摸胸口发痒的伤疤时，会不会想到当初想致他于死地的会是官布——一个苦大仇深的奴隶呢？

不过，官布几十年来却被这不能告人的隐痛折磨着。在他还信佛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的隐痛，朝拜过许多寺庙，也不分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或者密宗（密教）、显宗（显教）、大乘、小乘，只要有佛像，他就磕等身的长头，偷偷念着《度母经》或是《二十一礼赞》，当然都是最简单的经文，别的他也不会。他在军马场工作的第一年，除了饭费，他把全部工薪卷都兑成银子，六月六那天倾囊投到青海湟中塔儿寺的布施口袋里了。

后来，他不信佛了；后来，他入了共产党……

“官布队长——”身后有人在叫他。那人虽也骑在马上，但挡在他魁伟的身影后边，就显得那么瘦弱矮小。这是他的副手，三队副队长于宝文。于宝文原本就是树叶落下也怕砸脑袋的人，对于庞小明的失踪早已惴惴不安了。他本想离这事远一点，但是在其位则得谋其事，他不能不跟着官布出来寻找；辛苦他不在乎，怕的是后首儿跟官布一块儿吃官司。可这话是不便说出口的，又怕惹了倔老头官布，落个闹不团结的名份。他做什么事都象踩着海子里的冰，小心翼翼的。这时，他也小心翼翼地又叫了一声：“官布队长——”

官布象滚开的酥油星儿溅到了身上，从头到脚全部神经都紧张起来，于宝文叫他第二声，他是听到了，于是“嗯”了一声。

他一回应，于宝文倒不知下边该说句什么话好了，思忖了半天，问：“……咱们……还往前去吗？”

这一问不打紧，官布觉得自己的心掉进了酥油滚开的勺子里，疼痛难忍地被熬煎着。是哩，到这般光景，往前走还有什么用？风越刮越猛烈，雪越下越大，枯干了的野麦子、羊茅草、小鸡草、花苜蓿秧、胡枝子、莎草、细叶苔、鹅冠草和羽茅、野豌豆，早压在冰雪下边了，剩下那些有毒的粉团花、棘豆、泽漆、翠雀草和醉马草的稞子，还有半截茎子挺在雪面上，哗啦哗啦作响，增加着入夜前的凄厉气氛。官布伸手摸摸潮湿了的马鬃甲，他的雪蹄银骝马的汗还未消。他嘴唇蠕动了一下，自己也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

可他自己也不知说了什么的脱口话，反把副队长于宝文难住了；于宝文真真切切地听见他在反问：“你说怎么办好？”

天知道怎么办好？于宝文嗓子比卡了块羊拐骨还别扭，他后悔刚才多嘴，问了官布那么一句。响鼓招鬼，息鼓送神，于宝文打定主意：再也不开口了。

而官布这时，恰恰盼着有谁给拿个主意。狐皮的帽耳扇在脸颊上呼哒哒呼哒哒地抖着，发出嘛呢旗迎风飘摆的声音，叫人添烦躁；坐下的马在一个颓倒了的厄博堆旁踟躇不前，叫人束手无策。他索性跳下马来，放了放马勒，马衔铁便在马口中松弛了，又把手伸进笼头的两颊革、鼻革、顶革、咽带下边，抹着马额、马耳根和马腮的汗，门鬓下边那条称为长流星白章毛，在昏暗中依稀可辨。令人惊奇的，是两只套那^①一样圆，铜碗一样亮的马眼珠儿，简直胜过天上落下的两颗星星。老官布爱抚地揉揉冻凉了的马耳朵，又去宽肚带，把累赘的马蹬撩起来，掖到鞍桥上，掀起鞍褥和鞍布，将鞍骨和毡衬抬起来，摘下狐皮帽子垫了进去……这时，那马打了个响鼻儿，轻松地摇了摇尾巴。

副队长于宝文也连忙从自己的马背上跳下来，扯下掩在脖子上的驼绒围巾，赶忙帮官布老队长擦马汗，从鬃毛处抹下，直到肩端、前胸、肘头、前膊和前腿里侧的附蝉，一直擦到前管、球节、蹄系，才算把前身擦完，又从髻甲、背腰向后擦，经膝部直擦到后尻，臀股……然后又是后腿的胫、飞节、后管……于宝文这人还是体恤人情的，他知道老队长最宝贵的是什么：手里那杆枪、胯下这匹马。官布那杆枪，于宝文真看不出有什么精彩之处，比汉阳造强不了多少的老掉牙的土款式、土结构，放一枪震得脖子疼。可官布不爱带部

① 套那——蒙古包的顶子，是一个连橡的圆形天窗，用以通空气，进阳光。

队发的半自动，偏要给这么一杆近乎于垃圾的玩艺要来了一个合法的枪证；于宝文当兵十八年，摆弄枪不是外行，可他怎猜得出这杆枪为官布制造的隐痛呢？官布虽然也用这杆枪打死过他恨的头人和披着袈裟的土匪，但他认为还不行，他还要用这杆伤害过巴特尔的老枪，去创造光荣和幸福，去夺取善和爱，那样，有过罪过的枪杆才会赎罪。因此，他离不开这杆老套筒似的東西。这些念头，官布是深藏在心里的，于宝文用寻常的逻辑，是窥不见一扇紧锁的心扉后头的秘密的。至于官布胯下的这匹骑马，于宝文是知道些根底的。其实，这匹马的根底，场长巴特尔也知道，方兰同志更知道，全军马场一、二、三个队部的老人儿，哪有不知道的呢？这是一匹混血杂种马，细细溯查开去，其母本是我国两大马系的蒙古马系的呼伦贝尔三河马与青海大通马杂交，成为骑挽兼用的轻型马，之后又杂交以混有外血的新疆伊犁马（史称天马），外型更加清秀了，而父本那一面，原是标准的古骑乘阿拉伯马与英国纯血马发展而来的苏联骑乘纯血马杂交的后代，又杂交以混入蒙古马和波斯马血液形成的小型吉尔吉斯顿河马，生出第三代，再与有耐力，善爬山的我国西南马系的大理马混血。这样的父母才生出了官布这匹宝贝马儿。这匹马的谱系画起来，那是个好庞大的血缘脉络图表，至少是半个世纪才可以完成的漫长过程。可惜，这匹马是个孽障，它一生下来，母亲便因难产死了。而马驹却又弱又小，官布就把它揣在军大衣的前怀里，用换子借奶和舔味认亲的办法，都没能给小马驹弄到伙食，生过驹的母马精得很，又自私得很。官布被逼得到蒙古包里去讨牛奶，到藏包里讨青稞面儿，一日五餐为马驹搅蛋清糊糊喝。天下料不到的事儿多，谁也不